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国] 让·波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著 车槿山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国] 让·波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著 车槿山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征交换与死亡/(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著;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ISBN 978-7-5447-0856-2

I. 象… II. ①波… ②车…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7862号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by Jean Baudrillard

Copyright © 1976 by Editions Gallim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101 号

书 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著 者 [法国]让·波德里亚

译 者 车槿山

责任编辑 韩沪麟 李瑞华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856-2

定 价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译者的话

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其主要论著有《物体系统》(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等三十余部,另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和访谈。

《象征交换与死亡》是波德里亚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经典阐述之一。作者在这本书中,延续了此前对自己的两位老师勒斐弗尔的社会学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的借鉴,同时又以巴塔耶、莫斯和索绪尔的部分理论作为新的资源,考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两大西方显学的批判理论,将其与当今社会现实相对照,指出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和激进性,成为了守法的革命。由此,波德里亚展开了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描述和分析,并且将他所阐释的象征交换的逻辑推至死亡的极限,以挑衅的姿态提出了自己尖锐的思想观点和大胆的解决方案。

首先,波德里亚从符号学思想出发,以新的范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了基本的定位。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仿造”、“生产”和“仿真”这三种相继而来的不同仿象,它们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价值的商品规律和价值的结构规律。这里的“仿象”指的是模拟与原型、符号与参照、能指与所指、表象与存在、再现与真实的复制关系,说到底也就是文化与自然的复制关系。今天的社会,即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系统,其主要模式是“仿真”,它接替了古典时期的“仿造”和工业时期的“生产”。我们到处看见和经历的都是超级现实,也就是符号的现实,代码的现实,仿真原则已经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支配着一切,我们由各种模式生成,社会已经成为“代码的仙境”。

波德里亚详细论述了仿真模式的统治在劳动、时尚、身体、诗歌语言等众多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他的核心意思是说,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象征交换的感觉和实践,成为了法则和法律、规则和规律的牺牲品,尤其是价值规律的牺牲品。象征交换的概念来源于巴塔耶的总体经济的思想。巴塔耶认为,对人类生活而言,消耗、浪费、牺牲、摧毁等行为比功利性的生产更为基本,更符合人的本性,个体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线性积累的、追求利润的、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

波德里亚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古代社会的象征交换中普遍存在的可逆性,而西方现代社会与此正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是逻辑理性、线性时间、资本积累、价值规律等,尤其是对生命和死亡的隔离:“切断死人和活人之间的纽带,切断生命和死亡之间的交换,分离生命和死亡,排斥死亡和死人,这就是最初的社会控制显露点。死亡不再自由,死人受到监视,整个生命都等待着将来的监禁,只有在这个时候,权力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根本的法则,而权力则是这一法则的捍卫者。根本的

压抑不是潜意识冲动的压抑,不是某种能量的压抑,不是里比多的压抑,不是人类学的压抑,而是死亡的压抑,它是社会性的,因为正是这种压抑带来了对生命的社会化压制……权力就是生死之间的这道栏杆,就是中断生死交换的这道法令,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通行税和检查站。”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书写中的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这一巨大而相同的形式是毁灭与死亡的形式,它可以在仿真的极限,终结线性的时间、语言、经济和权力。这是惟一与代码结构暴力等值的象征暴力,只有这种悖论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触及今天的超级现实并给予它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是他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即“象征交换”和“死亡”。

《象征交换与死亡》读来显得相当艰涩、庞杂、极端,不仅带有作者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且带有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因此发表后即引起不少争议。不过这也正说明这本书罕见地打开了一片提问的天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发人深省。

前 言

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虽然从马克思开始,某种革命观念曾试图通过价值规律开辟一条道路,但这种观念早已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围绕着这种困扰展开的,但它改变了困扰的方向,将其限定在个体潜意识中,使其在父亲法则下沦为阉割和能指的困扰。总有法则。然而,除了所有这些在价值舞台上围绕着物质或欲望的生产而旋转的、里比多的、政治的形态学与经济学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价值毁灭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方案,它的模式对我们而言涉及的是原始构成,但它那种彻底的乌托邦开始在我们社会的所有层面上逐渐发展,带来一种造反的眩晕,这种造反不再与革命有关,也不再与历史规律有关,甚至不再与一种“欲望”的“解放”有关——但最后这一点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它的幻觉是最近才出现的。

在这个视野中,其他一些理论事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索绪尔的

易位书写、莫斯(M. Mauss)的交换/馈赠——从长远来看,这些假说比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假说更彻底。这也正是遭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阐释帝国主义查禁的视野。易位书写或交换/馈赠不是处在语言学边缘和人类学边缘的奇特插曲,不是低于潜意识和革命这些大机器的次要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显现了一种相同的大形式,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也许仅仅是由于不了解而偏离了这种形式,它一视同仁地驱逐了政治经济学和里比多经济学——此时此地浮现出一种价值的彼岸、一种法则的彼岸、一种压抑的彼岸、一种潜意识的彼岸。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理论事件具有和上述事件相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冲动。这里的条件是必须将死亡冲动推到极限来反对弗洛伊德自己。无论如何,下面三种情况涉及的都是受挫的参照:必须用莫斯反对莫斯,用索绪尔反对索绪尔,用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必须建立复归原则(反馈赠)来反对莫斯开启的一切经济学、心理学或结构主义的阐释;必须挑动易位书写的索绪尔来反对语言学的索绪尔,甚至反对他自己关于易位书写的狭隘假说;必须挑动死亡冲动的弗洛伊德来反对在此之前的全部精神分析建构,甚至反对弗洛伊德版本的死亡冲动。

这种悖论是理论暴力的悖论,我们以此为代价就可以看出,这三种假说在各自的场所——但这种各自性恰巧消失在普遍的象征形式中,描绘出了一种运作原则,它完全外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现实原则”并与之相对立。

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书写中每个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

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现实原则对应于价值规律的某个确定阶段。今天,全部系统都跌入不确定性,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仿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目的性消失了,我们将由各种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些仿象。因此,为了理解现存系统的霸权和仙境,必须修复价值规律和仿象的全部系谱学——这就是价值的结构革命。必须把政治经济学重新纳入这一系谱学:此时,政治经济学将以第二级仿象的面貌出现,与那些仅用真实——生产的真实、意义的真实——赌博的仿象相同。

资本不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操纵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价值规律的全部机制都被吸收到更广泛的结构价值规律的机制中,进入再循环,并且因此而进入第三级仿象(参见下文)。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在某种机制的范围内由**次级永恒性**确保的,它在这种机制中丧失了一切特有的规定性,但保留了作为仿真参照的自身有效性。在过去,自然价值规律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它被政治经济学系统和商品价值规律当做想像的参照(“自然”):这就是像幽灵般存在于交换价值中心的使用价值。但交换价值也通过后来的螺旋式发展,在占统治地位的代码等级中成为不在场证明。价值的每次形成都被其后的形成在更高的仿真等级中重新理解。每个阶段的价值都把先前的机制当做幽灵的参照、傀儡的参照、仿真的参照纳入自己的机制。

革命使每个等级与其后的等级相分离:这才是仅有的真正的革命。第三级是我们的等级,它不再是真实的等级,而是超真实的等级,只有在这里,那些本身也漂浮不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触及这种超真实

并给予它致命的打击。

现在的革命全都以系统在紧跟阶段为参照。这些革命武装自己时用的全是各种形式的、怀旧的、复活的真实,即第二级仿真:辩证法、使用价值、生产的透明性和目的性、潜意识和被压抑的感官(能指或被命名为欲望的所指)的“解放”,等等。系统曾在自己的连续革命中吞食了这些幽灵,但现在又巧妙地使它们作为革命的幻觉而重现,成为各种解放的理想内容。一切解放都只是向已普遍化的操纵的过渡。革命本身在控制的随机程序阶段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工业机器相对应的是理性的、参照的、功能的、历史的意识机器。与代码随机机制相吻合的是无参照的、移情的、不确定的、浮动的潜意识随机机制。但潜意识自身也包括在游戏中:很久以前它就丧失了自己特有的现实原则,成为操作性仿象。潜意识在自己的**精神**现实原则与自己的**精神分析**现实原则相混淆的那个点上,像政治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仿真模式。

系统的全部策略都处在这种浮动价值的超级现实中。潜意识的情形和货币或理论是一样的。价值按照难以察觉的模式生成秩序,按照无限的仿真连接而实施统治。

控制论操作、遗传密码、随机的突变秩序、测不准原理等等,这一切接替了一种确定的、客观主义的科学,接替了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和认识观。理论批判本身以及革命,如同所有确定的程序一样,属于第二级仿象。第三级仿象的确立扫荡了这一切,企图让辩证法、“客观”矛盾等复活来反对这些仿象是毫无用处的:这是没有希望的政治倒退。人们不能用目的性来与随机性作斗争,不能用觉悟的获得或辩证法的超越来与分子的程序化分散作斗争,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与代码作斗争。所有这些陈旧的武器(甚至包括人们在第一等级中,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寻找的那些武器,例如使用价值和

其他的解放参照),都逐渐被总系统中和了,总系统属于更高的等级。一切进入代码的无目的性时空中的东西或试图进入其中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自身目的性的联系,都被瓦解并吸收了——这就是各个层面上的回收、操纵、循环和再循环的众所周知的效果。“任何对一个系统持有异议或进行颠覆的因素都应该属于一种更高的逻辑。”(威尔顿[A. Wilden]:《系统与结构》)因此,至少应该用层次相等的游戏来对抗第三级仿象。但这可能吗?是否存在一种因为比系统本身更随机而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或实践呢?是否有一种不确定的颠覆——它在代码等级中的地位相当于革命在政治经济学等级中的地位呢?人们可能和脱氧核糖核酸作斗争吗?用阶级斗争肯定不行。或者发明一种更高逻辑(或非逻辑)等级的仿象,超越现存的第三等级,超越确定与不确定,但这还是仿象吗?这也许就是死亡,只有死亡的可逆性属于比代码更高的等级。只有象征混乱可以闯入代码。

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当系统说“A是A”或“二加二等于四”时,它就接近了绝对的权力和彻底的滑稽,同时也就接近了立即可能出现的颠覆——只需再助一指之力就能让它崩溃。我们知道,当重言式重申那种对完美球形的向往时多么有力量(雅里[A. Jarry]剧本中的人物乌布[Ubu]的石丸)。

同一性是无法维持的:它就是死亡,因为它没能铭刻自身的死亡。那些封闭的或亚稳定的、功能的或控制论的系统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系统在一瞬间(而不再是通过长期的辩证作用)就受到嘲讽和即时颠覆的威胁,因为系统的全部情性都在反对系统。双重性在威胁着那些最完善的系统,即那些像莱布尼茨的二元上帝一样成功地分裂了自身运作原则的系统。这些系统具有的魅力是由深深的否定构成的,这种魅力就像在物恋中一样是立即可逆的。这些系统的脆弱性即源于此,它与系统的理想一致性成比例地增长。这些系统即使建立在彻底的

不确定性上(建立在意义的丧失上),也会重新变成意义的猎物。它们将像石炭纪的巨兽一样,被自身的可怕重量压垮,然后立即腐烂。这是任何通过自身逻辑追求总体完美的系统所具有的命定性,追求总体完美就是追求总体背叛,追求绝对可靠就是追求无可挽回的衰退:一切相关的能量都在走向自身的死亡。因此,惟一的策略是**灾难性的**,而决不是辩证法的。必须把这些事物推向极限,它们在那里会自然地相互转换并崩溃。因为我们正是在价值的顶点才最接近双重性,因为我们正是在一致性的顶点才最接近那道转向的深渊,这道深渊困扰着代码那些重叠的符号,我们必须在仿真中走得比系统更远。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这是彻底的重言式。把系统特有的逻辑变成绝对的武器。反对超级现实的惟一策略是“形而下学”(pataphysique),这大致是“一种通过想像来求解的科学”,也就是在仿真的极限,在摧毁与死亡^①的超逻辑中可逆的仿真的极限,系统转而反对自身的科学幻想。

一种精细的可逆性,这就是象征的职责。让每一个词项都被消灭,让价值在词项自身的这种革命中被废除——这就是惟一与代码结构暴力等值并且可以战胜它的象征暴力。

与价值的商品规律及其等价物相对应的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

① 死亡总归既是在系统的终点等待我们的东西,又是威胁着系统本身的象征毁灭。只有这一个词可以同时指称系统内在的死亡目的性和彻底的反目的性,目的性在各处都写入了自己的操作逻辑,反目的性虽然旁切于系统,但在各处都困扰着系统:只有死亡这个惟一的词项对双方而言都成为必然。这种二重性在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中已经显露出来了。但这不是一种二重性。它只不过表达了系统实现的完美和立即的背叛这两者的邻近。